

慈爱的母亲

□祖丁远

玉兰
一瓣

三

母亲沈思芳,生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慈母的一生饱尝甜酸苦辣,然而她总是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命运之神的摆布,坚强地挺了过来。

母亲出生在崇明候家镇南二条竖河一个农村富裕之家,当时府中男女佣人、奶妈十多个,外祖父母只生育了两个女儿,家道殷实,却没有让大姨妈和母亲上学读书,而且姐妹俩的双足六岁时就被缠成三寸金莲。

因家中无男儿,外祖父去世入殓时,族宗辈为争夺家产,连棺材盖子都被抢走,房屋、土地等更是被抢窃一空,为此,外祖母一直诉讼打官司,被弄得无处安生,最后冻死在野外。

母亲虚龄17岁时与大她两岁的祖庆徐成婚。父亲是同父异母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三位兄长都各自成家,另立门户,有了职业。当时,祖父在崇明外沙买下近万亩未开垦的地,就是后来的启东东沙。祖父为了每年两次来沙地收租有个落脚点,就在启东东黄仓镇租赁了一间商铺,开了个银匠店乾元银楼,作为来沙地收租的住宿点。后来,让在崇明读书的小儿子去城桥镇一家商店当学徒三年,然后赴启东做生意。

为了经营祖传的乾元银楼,母亲刚生下大哥瑞龙后不久,就把祖家老宅上分到的房屋、田地悉数抵押给大伯父,举家迁到东黄仓镇守店居住。

岂料,来到启东后,大哥刚满三岁,突发怪病(俗称“惊风”),连续几天高热,烧坏了脑子,上学几年成绩不好,被学校劝退。偏巧在这痛楚不堪的几年里,母亲又接连生养了两个女孩,而父亲盼着母亲能生个聪明识字的男孩,为祖家传宗接代。那段时间里,街坊邻居的议论和家庭的紧张气氛,让母亲跌进了生命的低谷。

二

我出生那年,母亲已经37岁。笼罩在我家多少年的阴云似乎散去了,但是,又添加了一张口,加上我出生后,经常生病,三日两头求医服药,贫困的日子更不好过。

那时战乱频繁,土匪海盗经常出没于东黄仓镇白港口,工匠加工成的银首饰没有了销路,生意很不景气。于是,父母亲商定在店门口摆个杂货摊,经营日用小商品,却生意清淡,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937年农历正月初,父亲因日夜操劳,积劳成疾,患上了伤寒症,虽不断请医服药,正月十五元宵节,欢欢喜喜和全家人吃了一碗多加猪油的馄饨,第二天清晨,父亲丢下我们孤儿寡母撒手西归。那年,父亲还不满45周岁。

父亲英年早逝,对母亲是有生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母亲在崇明老家办完父亲的丧事,返回启东。家中失去了顶梁柱,重担全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膀上,真是举步维艰。然而,母亲依靠坚韧的承受力,挺过了这一关。一家人擦干眼泪,仍然靠经营小生意及纺纱织布度日。母亲带着大姐,日夜纺纱织布,二姐负责守摊售货,大哥靠为街坊邻居担水、推小车得到些钱,贴补家用。母亲还在镇西市稍约半里路买了250步熟地,学着种植玉米、黄豆之类。

四

互助组、合作社、公社化后,每天的劳动集体安排了。那时,母亲已近60岁。冬耕夏锄,春播秋收,劳动负荷更大了,但“三寸金莲”的母亲从不歇工。

母亲70岁以后,和我师范学校停办下放的妻子一起,成了人民公社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社员,一天得四五个工分,一年辛苦下来,却换不回口粮钱。如遇上个头疼脑热的,也不舍得停工,更没钱买药,硬挺着也就过去了。母亲总坚信,要活命,只有“做做吃吃”,这样做一天活一天,苦苦挣扎着活了下来。

母亲从在人民公社里挣工分到后来分田到户,一直坚持种地到90岁高龄,直到95岁了,才愿意离开崇明老家,来到南通与儿孙们团聚。

那时,一家五口人居住在东大街两间简易旧平房里,母亲不仅帮助整理家务,还为上班上学的儿孙们烧菜做饭,她先是学会了在煤球炉灶上烧饭煮菜,后来又学会用电饭煲做饭,她像几十年前学纺纱织布、耕地下种一样,又学会了现代炊具的使用。

1992年,东大街危房拆迁,母亲随儿孙们租住郊区民房。1994年6月,母亲过完百岁生日,同我们一起离开出租房,迁入望江楼新居。

她站在4楼阳台上,俯瞰四周,看到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欣喜地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还能活到一百岁,住进新楼房呀!”母亲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两年。在这两年里,母亲经历了看电视、听收音机等现代化生活,经历了玄孙喊她“老太太”时,露出的最为幸福的笑容。

五

102岁的母亲行走自如,生活自理。

让我终生遗憾负疚的是,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天里,我没有始终留在她老人家身旁。

1996年9月3日早上,和往日没有任何异样,母亲和我们一起幸福地吃早饭,哪知这是我与母亲吃的最后一顿早饭。那天上午,我离家去苏南某小镇参加为期三天的杂文笔会。

当天下午,母亲突然发热呕吐,妻儿立即将母亲送去附院治疗,但一直高烧不降。6日上午,我连家都没回,直奔医院守候。

我自此始终陪护在母亲身旁,那时母亲已双目紧闭,不能说话,听到我的呼唤声,勉强睁开眼睛笑着点了点头。7日中午12点整,母亲含笑安详而去。

直到现在,母亲的照片和骨灰盒,依然存放在我的书橱里,我每天都能看到慈爱的母亲。



生生不息

冒小平

怀念土地

□周杰祥

地,是不能闲着的。你耕种它,它就长庄稼,就会有收获。你不种它,它除了不长庄稼外什么都长。

小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曲塘西边六里地的“破楼庄”,庄子的前后地里种的都是庄稼。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冬季前种小麦,在田埂上种着蚕豆。到了春夏之交,麦子收好之后就赶紧耕田、放水、耙地、插秧,在田埂上种上黄豆。每家的自留地里还种着一些韭菜、黄瓜、丝瓜、豇豆之类的应季蔬菜。

冬天很静,地也很静。西北风一直吹着,一寸高的麦苗隐藏在像棉被一样的雪的下面,耐心地等待春天的到来。除此之外,一切都隐藏着,蛰伏在土地的内部。

紧靠河边的是一片扶桑田,扶桑的枝条已经被修剪光,只剩下光秃头的树桩。可是你要是仔细地看,就会发现,在每一个枝条的芽眼上都孕育着新的生命。待春天到来的时候,新的枝条就会突然间窜的很高,那又宽又大泛着绿、冒着油的叶子,一片一片地展开,迎着朝阳,茁壮地生长。仰观眩晕目生晕,但见晓色开扶桑。

乡村的秀美景色,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我家的韭菜田是在大田的角落上,父母挑土,堆了一块大概有十几个平方的地,跟田间的小路一样高。这样呢,长水稻放水的时候就淹不到。在韭菜田的边上,种了黄瓜。每次我放学的时候,肚子已经咕咕叫,看到藤架上的黄瓜,硬是控制不住,摘下一根还没有成熟的黄瓜,用手把上面的刺抹开,在衣服的角上擦擦,大口大口地吃下去。它那么的香,那么的脆。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母亲从城镇下放到乡下,很多农活儿都不会干,到了种水稻的时候,放了水的田里,有很多的蚂蟥。当母亲被蚂蟥叮咬的时候,她吓得一路尖叫,从田里跑到路上。村民们帮她把蚂蟥扒下,她就再也不敢下田了,引得村人们一阵阵的大笑。后来时间长了,母亲才渐渐地习惯了。

那时候不管怎么样辛劳,总是填不饱肚子,记忆中一直喝稀饭,少有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到年底的时候,父亲想办法不知道从哪里买回一大袋子地瓜干,在煮稀饭的时候混到里面,以此来充饥。

再后来,就分地了,渐渐的,不知为啥,同样土地上种的庄稼,收获却越来越多,渐渐也就能吃饱肚子了,这日子也就越来越好。

多年以后,我早已经离家出去工作,启扬高速修建,勘探队经过很长时间测量研究,最终选定在曲塘镇跟白米镇之间,修一个进出口,而这里正好是我的老家“破楼庄”。

平时,我们开车经过高速公路进出口,并不会感觉到进出口有多大,可实际上,它们的修建占用了我们几个生产队的地。原来村里的邻居们都搬到了新的集中居住区。土地被征用,虽能够得到些补偿,可是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他们不甘心,因为种地是他们的习惯,祖祖辈辈就靠这土地来生存,他们就变着法子,在公路的绿化带里面,在边角的地方,种上油菜、地瓜、黄豆等。可最近我再回去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些空地已经全部被铁丝网围住,透过铁丝网,田地里已经荒芜了,以后再也可能种菜了。邻居在地里种的韭菜,被除草剂烧的稀稀疏疏,那种葱绿的感觉再也寻觅不到。

《圣经》说,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

类的始祖亚当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还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女娲抟黄土作人。”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

人们失去了土地,一个村庄就这样消亡了。现在的年轻人再也说不出家乡原来的样子。我们只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可惜的是,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原本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

幸运的是,我的家正好住在高速出口的西面河边,前后左右的几户邻居都得以保存了下来,房屋稀疏,人也很稀少,剩下的都是一些老人。尼姑庙旁的河边,几棵粗大古老的大榆树,仍然还幸运的生长着。喜鹊们也不甘心离开这里,在上面做了两个大大的窝,风毁不了它,雨雪也毁不了它,唯一担心的是人类会不会那天把这些老榆树毁了。

我仍然对故乡有种不可磨灭的依恋。最近我又回到老家,把老家翻修一番,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花草树木。老家就是我的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是我人生的归处。我希冀躺在院子的藤椅上,晒着太阳,闻着花香,昏昏欲睡,“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能在此地终老也是我的一个梦想。

最近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想跟村里保留下来的邻居们商量,由我出资,买上几百棵桃树、梨树、杏树苗,把邻居们的家前屋后河边都栽上,等到来年春暖的时候,一定会到处开花,到处飘香。若干年以后,这里就会变成桃花坞,变成杏花谷,徜徉在河边的小道上,一定会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恍若世外桃源一般。

紫琅
诗会

致敬脱贫攻坚战牺牲的英雄

□盛雨潇

当赤贫的土壤绽放希望
当泥泞的路面变得康庄
当穷苦的农民摘取累累硕果
当贫困的乡村迎来小康曙光
胜利的号角终于刺破黎明熹微
沉重的铠甲终将褪去战场尘埃

凯旋的战士啊
迎光伫立在飘舞的旌旗之下
发际的汗水依旧晶莹
指缝的泥土依然潮湿
每一处伤痕都封存着战场的凶险
每一滴血水都倾诉着胜利的不易
然而归来的队伍中少了些许身影
路途的艰难定格他们年轻的生命
他们本该在都市被繁华包围
他们本该在家中为天伦簇拥

但是坚若磐石的心中信仰
为他们指明了前行的崎岖之路
那就随着心愿漂泊到远方
那就背起行囊驻扎在异乡
黄土地上有他们撸袖苦干的身影
村民家中有他们驻足思索神情
而当危险降临
他们又用血肉之躯
为群众筑起了铜墙铁壁

生命是脆弱的
灾难和疾病夺走了他们
生命又是顽强的
有限的时光迸发出了无限的生机
他们为民众生计挥洒汗水
他们为脱贫攻坚奉献生命

离去的脚步过于匆匆了
匆忙到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都没有亲眼目睹
匆忙到全面小康的昌盛繁荣
都未曾伸手指及
他们永远留在了时光的往昔
我们知道
历史终将会记载这场胜利
而他们则成为英雄被史册铭记
眺望山河锦绣
重峦叠嶂中再难寻他们的踪迹
感受国富民安
丰衣足食中皆是他们的手泽之遗
英雄已走远
精神犹存
向所有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人民
致敬!